

姊妹花

贾平凹

.5

姊妹花

贾 平 凹

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合肥

姐妹本纪 贾平凹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875 字数：111,000 印数：1—45,000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698 定价：0.38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中篇小说，写了姊妹三人的成长过程。

大女水儿，二女盼儿，三女兴儿，都是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张三老汉的后代，是一母所生的亲姊妹。三姊妹在解放前后出生，在文化革命中成人，但是选取的道路却不同：大女水儿接了父亲的班，带领梨花村人认真治河改土，夺田种粮。二女盼儿在县城读书时当上了造反派头头，接着被提为县委副书记，回梨花村蹲点，不抓生产，专搞“社会主义大集”，把家乡搅得一团糟。三女兴儿是梨花村的团支部书记，坚决站在大姐一边，抵制二姐的错误，并在劳动中爱上了被二姐抛弃的青年拖拉机手德民。作品围绕三姊妹间的纠葛铺开了故事情节。

作品主题鲜明，立意新颖，语言有特色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写出了秦岭山区人民的精神风貌。

前 · 本



1

谁能想到，丹江在秦岭起源的时候，竟只有胳膊般儿粗，从高高的峭壁上跌下来，溅着几尺高的水沫。好不容易哇，它在丛山峻岭中左冲右闯，终于寻到了一条出路！越流越大，越流越稳。到了马鞍岭前，河口有一里，涛声却象在地穴里敲鼓。它走了多少路呢？路途就能改变了它的性格吗？

黄昏。大娘站在岸边，背后是河中圆圆的落日。她一动不动，象立着的一块纪念碑。

她喝了三十年的丹江水。她现在老了。腰有些佝偻，头发在风里飘着白。她养着了三个女儿。三个女儿已从一尺五寸长长到门闩高了，扁担高了；她怎么不老呢？她在农业社里的老婆组：夏拾麦，秋捡花；闲时烧火做饭，忙天看场吆鸡。晚霞烧红的时候了，她喜欢拉着幼儿园的娃娃们，在岸边成荫柳下玩石子。娃娃爬上她的肩头，坐在她的怀里，左一声“奶”，右一声“婆”；她亲了这个，亲不够那个。她乐哉了，觉得她是天下最有福的人。和娃娃在一起，娃娃天真，她也年轻，也最容易想到自己的三个骨肉女儿。于是，她指着河里一个套着一个的旋涡，开始讲那漫长的过去。孩子们听不懂，她却还讲，讲得罗嗦，细碎，象河心那不高不低的浪声，象岸边那不紧不慢的风

声。孩子们在她的大襟袄下睡着了，她笑笑，抿着唾沫擦去他们鼻梁上的脏土，看着他们梦中灌满了笑的酒窝，她站起来，还在讲，讲，是在给孩子们听？是在给自己听？她不知道。讲过了一个傍晚，又一个傍晚……

2

大娘是属小蛇的，生在农历二月初二。大娘的娘说：二月二，龙抬头，这娃将来有造化。可记事起，她就在门前的山坡上挖老鸦蒜吃。十岁上了，还没有裤子穿。冬天里，三个月就不出门，终日偎在没有光亮的窑炕前的火坑边烤。火是老柳树根生的，整个冬不灭。火上吊一个磁罐，煮上秋天挖下的老鸦蒜。火里，烧几个洋芋蛋。开春了，她从窑里出来，身上起了黑痂，头发成了毡片。

十五岁上，娘把她嫁给东山。她记得在一个半夜里，来了一伙人，给她扎了一条红头绳，就把她背走了。第二天，她被背到了一个破棚的土炕上。她结婚了。丈夫比她大十五岁，上有一个老爹，穷得干腿打得炕沿响。穷人心好：他没有打过她；她也老老实实跟他过光景。野菜糊糊，一天两顿热乎乎地递在丈夫和公公手里。她给他生了个儿子。儿子长到三岁，一场病没钱看，眼瞧着丢了。接着公公也下世了。再过一年，丈夫也死了。村里族长谋算那二亩地、三间草棚，硬说她是“扫帚星”，要赶她出村。她

哭着求饶，说她肚里已怀了娃娃，她对得起这一家。她留了下来，可谁知道娃娃在月子里哭了三天三夜，又死了。

她被赶出村了。她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要饭：从陕西要到山东；从山东又讨回陕西。三十岁那年，她要饭到丹江河边。一场山洪，把她卷进河里。要饭笼碎了，要饭棍漂了。她凭着求生的力气抓住了一棵断树，一直漂下来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到了哪里？她不知道。天亮时，她看见岸上蹲着一个人，她喊：

“救命……”

“救……”

才喊过第一声，那人就扑进河来，拼着命打捞起她。她在那人的瘦脊背上说了声：“你是恩人！”就昏过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她在一座土炕上认得了救她的人：干瘦、精黑，胡儿马楂；正端着一碗米汤喂她。

他告诉她：他叫张三，今年三十五。从小死了父母，没家没产，只有一身苦力气。好歹在河边挖了二亩滩地，一场洪水，又连窝端了。

可怜的张三，已经在岸边发呆了两天，他知道，这下邻近更没有姑娘到他的炕上做他的媳妇了。他向她哀求：

“你跟我过活吧！这河边的土原本是长庄稼的，我有力气，我可以使咱们有米汤喝！”

这是一九四八年。马鞍岭前的梨花村，一个家组成了。

马鞍岭，实在是匹活脱脱的马鞍子！丹江河岸上的穷

人都传说，早先，这里可是个好地方：良田万顷，梨林成带。每年三月，梨花开了，那花瓣就四处飘白，象下了大雪一般。人们都过着自由自在的日月，连天上的神马也想来遛遛步儿哩。那神马从南岸山崖下入了河，河水太大，淤泥又特别深，神马走不了几步，就四个蹄儿陷进去了。它一发怒，一尥蹶子腾了空，马鞍却掉了下来，立时就变成了一座山岭。那山岭斜屹在丹江河边，逼着河水向北转向，拐了一个簸箕湾。从此，河水就大口大口吞噬北岸：良田没了，梨林没了……；留下来的，就只有梨花村这个空名了。传说是不是真的，不知道。大娘见这梨花村，不是村：几堵土坯，几根柳木棒苦成了几十间草棚子；村子里转转，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腔调说话。张三告诉说：这村里没有祠堂，都是外地逃荒人汇集起来的。山根前还留着的那些破土洞，就是早先的村庄。水逼着他们搬了家，一次，一次，一直退到这山腰腰上来了。

她，叹了口气：穷人只能在穷地方落生，哪里还有一席福地呢？她脱了鞋，赤着没有缠——也缠不下的一双大板脚，同丈夫下到河边。担走了石头，挑来了泥土，又修起了二亩地。

可是水要吞地。那就在地头修堰吧！手在石头窝里抓，指头蛋变得蚕茧大；膝在石头窝里跪，膝盖头起了巴掌厚的皮；肩在石头下磨，肩上凸着馍大的死肉疙瘩。

堰修起了，一场水又冲垮。垮了，再修。人总是要活下去呵！

3

这一年，她生了一女。女儿落草在河边地堰下，取名：水儿。

水儿长得好。五个月会爬，八个月会坐，十个月学会打棱棱，过了岁就能从娘怀里摇摇摆摆走到爸怀里。

过岁那年，娘按老风俗，在水儿面前放上小镢、线拐、剪刀、碗筷，又借来了一本皇历、一枝笔。让她抓。据说，抓了哪样，将来就干哪样的。水儿呢，翻翻这样，摸摸那样，最后抱起小镢和剪刀。娘说：将来上炕一把剪，好手段儿！爸说：将来下地一把镢，好干家儿！

可水儿性子最烈。娘上地时，把她用捆带捆在背上，过河时，河水浸了她的小腿，她不哭，也不生病。天长日久了，还要娘抱她到水里，用腿打水花；娘不，她楞哭。娘在地里干活，她就在地头土窝里爬，浑身黑不溜秋的。一坐下来，就挖土里的野甘草吃，遇着草根有蚯蚓、蚂蚁什么的，她以为是来抢吃她的甘草的，就把蚯蚓掐成几节，又一指头、一指头地捏死了蚂蚁。她变得很任性而倔犟，要啥，你就得给她啥；若不，她就拿头在附近墙上碰。娘说她野，不象个闺女家。爸说，穷人家的娃嘛，造化就得这样！

水儿两岁的时候，解放了。她第一次穿上了红布做的肚兜。她骑在爸爸的脖子上，去大场上开会，去街道看要

狮子、社火。游行的时候，她总要拿了爸爸手里的三角旗子；分土地的时候，她总要拿爸爸怀里的红土地证。

秋天里，爸爸被穷哥儿们选当了农会主席。从此，爸爸就和村支书老根爷整夜整夜出去开会。那阵儿，地主、富农常常搞暗杀，娘不放心，就在灯下纺线守着丈夫回来。水儿也守着，娘让她睡，她不：

“你咋不睡？”

“我等你爸爸回来。”

“我也等。”

“你小娃家，懂个啥？”

她不理娘了，撇了嘴，坐在门槛上，双手在膝盖上支着脑袋看天。

娘心软了，说：

“睡去吧！你瞧，等天那边出了一颗大星星，爸爸才能回来哩！”

“那我就等着大星星出来！”

娘没了办法，就把她搂在怀里，亲她，给她说爸爸他们斗地主的故事……

光景好过了，人也想起了好心思。

这一天，吃饭的时候，丈夫看着老爱人：她穿了件浅花小袄儿，脸红润润的。

“你没有啥感觉吗？”

“很畅快。有了自己的土地……”她说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他却盯着她的肚子。“还有呢？”

她明白他的意思了；脸一红：

“……有啦。”

说完，脸又一红，飞着眼儿，悄声说：

“我知道你想要个小子……”

从此，他每次从田里回来，兜里或包头巾里，总塞着一把青杏儿、绿葡萄的。她每次都怪丈夫象小孩似地，可每次又象小孩似地掏他的口袋，然后香香地吃着。瞅着没人，把丈夫的手按在自己微微凸起的肚皮上，让他感觉里边一个小东西在蠕动。

分娩那天，接生婆把他关在门外。他急得从门缝往里看。听见她那低低的呻吟声，他又担心，又欢欣，浑身过电一样发软。从门口走到葡萄架下，刚装上一锅烟，就又来到门口。他想他一个穷光蛋，竟有了老婆，又有了女儿，现在，还要有一个儿子了！儿子一定象他，黑黑的，大骨架，一身的好力气，将来会是他的好帮手哩！

亮亮的一声婴儿啼哭，似黎明的钟响，似辰时的鸡鸣，他跳起来！门刚一开，他就扑了进去。但是，老爱人一看见他，却趴在被子上哭起来了：

“我没本事。我没给你生下儿子！”

肉疙瘩婴儿在炕上的光芦席上手抓脚蹬地啼哭。他愣了。但他在门板上靠了一会儿，高兴便又涌上心口。将婴儿抱起来，用唾沫擦开了她的小眼睛，拿红粗布团团裹了，就翻身走到门后，从鸡窝抓过一只花翅鸡婆，捉住一扭，咋

嚓，鸡头断了，丢在炕边，说：

“她妈！没啥，没啥，没儿有女顶嘛！先熬鸡汤喝！”

大娘给这个女儿取名盼儿。希望下一回能生下个小子来。

五四年，谁知还是生个女的。叫兴儿。三个女儿，却一个比一个长得疼人。村里人都称张家“三枝花儿”。

4

冬天，丹江河冻瘦了，河水靠着山根缓缓往下流，空出大片大片的滩地。秋天里长下的野芦苇、黄蒿、菅草，现在发白了，风吹过后，铮楞楞颤，有铜的响声。白绒絮开始飘了：在半空中象撒雪，在沙沟沟里滚成团。到底有多少白絮在飞，到底能飞多远？不知道。一入冬就飞，一直飞到新芦苇象尖锥一样从地里钻出来。

河滩里，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农家的孩子不跳皮筋，也不习惯玩跳棋。他们背着高过头顶的背篓，腰里系一条草绳，别上月牙镰，整日里在那里割柴草。

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组织，他们服从他们“领袖”的指挥。这“领袖”，一般是强悍的男孩子担任的。但水儿却是他们梨花村的孩子头儿。上滩，她叫队：开步走！一队孩子出发了，大大的背篓就“夸嗒夸嗒”叩打着他们的后腿弯。太阳滚下山了，滩里起了雾团，她一声喊，他们一

溜儿从田埂上回来，高高的柴草象一座座小山包，看不见他们的头，看不见他们的身，只有一对小腿在“小山包”下边急促地换着。

水儿胆大，能玩水，也会上树。总喜欢高高地爬到岸边树上去扳那些枯枝儿。这个时候，长得白净净的盼儿就坐在树下，提着姐姐的鞋。枯枝儿扳下来了，她就拿着去向那些上不了树的伙伴们显耀。伙伴们向她讨要，她就指头戳着脸喊“羞！”有一次，姐姐又爬上那棵最高的树上去拆一个老鸦巢——一个巢要拆一背篓柴哩。树主人张五才，一个精瘦的，右手长了个六指指的中年人看见了，说：

“水儿，就你匪！怎么拆我家的老鸦巢？”

盼儿提着姐姐的鞋就跑远远地躲了。

水儿说：“这老鸦是你家养的吗？一个坏鸟儿的巢也不准人拆！你真是……”她本来要说：真是一个六指指手——能扒！

不想张五才倒凶了：

“我是啥？我又不是地主！”

“是地主，这树早该没收了！”

张五才气得一口白沫，要过来夺那柴：

“你真个成了鹞子鹰了，才出了壳就要啄人？”

盼儿吓得就要将那柴篓里柴倒出来，水儿溜下树，喊：

“不给倒！一个柴棒儿也不给倒！”

背了柴篓，就一扯盼儿跑去了。

姐妹俩跑到远远的滩上，却看见她们的小伙伴韩芸儿

在那里哭。问清了，才知是几个男孩把柴草高的地方全占了，不准她割，还打她。水儿便走了过去，把一个为头的男孩叫了来：

“为什么打人？”

“她占我的领土！”

“这滩是你的吗？”

“我占的！”

“占不成！！”

男孩攥了拳头要打，盼儿就嚷姐姐快跑。水儿却一反手，在他的后肘上击了一下。那男孩手瘫了，软软垂了下去，看看她，一吐舌头就溜。她抓住了，拉过来对大伙说：

“这滩地不是一家一户的，谁要占，谁就是不想割了，那就轰出去！”便问道：

“谁不想割了？”

几个曾占过高草的男孩都不敢言传了。有胆小点的便讨好说：

“我想割，我想割！”

水儿就将自个篓里的老鸦巢柴倒给了韩芸儿。

5

一九五六年，梨花村办起了高级农业合作社。这年冬天，就在丹江河边修防洪堰了。

往年，一家一户在自家地前挡个石堰儿，水一到就没了。如今，地连成了片，人扭成了股，高级社有了力量，在一个冬天，一个春天，就把总堰修起来了。总堰并不高，也只要一丈多宽，但总算把村头的地长长地围起来了，而且在堰上压了槐条，插了柳桩，很象回事了。梨花村人长出一口气，算起来，从老爷子的老爷子手里就幻想的事情总算实现了。

就在这年夏天，河里又发了水。

开头，水并不大。今年有了石堰了，人们心里很坦然。水儿就串通了她的伙伴们：大胜、百娃、韩芸儿、双丑……，到河里捞柴去了。

这丹江河，源头在秦岭深山中。上游一下暴雨，山上的水就流进小沟，小沟的水就滚入大谷，随后便浩浩荡荡，挟带着山坡沟底的乱草蓬柴涌进丹江河，冲出山来。每年里，遇着这么不大不小的洪水，梨花村的人就站在岸边，用长长的捞兜打捞下好多好多的柴禾。

孩子们是河边长大的，他们在水里就象是一群鱼。他们站在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崖嘴上，探着身子，一下一下用捞兜往身后甩着柴禾，眨眼儿就是一大堆了。张五才来得迟了，寻不到好地形，就对水儿喊：

“呵！这是你们玩的地方吗？水儿，快过来！”

水儿浑身湿淋淋的，那双小辫儿已成了泥刷刷了，贴在肩上，往下滴流着水儿。她看看五才，说：

“是想要我们这个地势吗？”